



老师的葬礼



宋文武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杜佳冰

正月初二那天，安徽蚌埠怀远县的东大堤旁，举行了一场葬礼。

负责搭灵棚的老工人，说自己干了20多年，没见过哪场追悼会上有这么多花圈，要在路两侧一层叠着一层放，远远排到30米开外。

他问逝者亲属：这人是干什么的？是老师。

看来是个好老师。老工人感慨。

从这天上午8点开始，一直到中午，赶来送别宋文武的，有上千人。

有人开车几十公里，赶来见他最后一面。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自己不认识宋文武，但在网上看过他300多篇文章，想来送他。宋文武的堂弟宋家刚说，他认出一个政府里的主任，跪在灵堂前，痛哭流涕。

原定1小时结束的告别仪式往后再拖了又拖，2023年1月23日中午，48岁的怀远县第一中学语文老师宋文武被安葬在他的故土。

在丈夫的葬礼上，她的疑惑有了答案

关于那场追悼会的细节，宋文武的遗孀徐进芳记不清了。当时她要人搀扶着，在话筒前致悼词，被音响放出去的声音里，从头至尾垫着她的哭声。她确实收到了许多丈夫的学生的问候，但宋文武在学校的事，徐进芳不太了解。

她只知道，宋文武工作日会定几个闹钟，早上5点50分响第一次，10分钟后响第二次。起床半小时后，他出门上班，6小时以后回家。为此，徐进芳会提前1小时把自己在路边摆的缝纫小摊收起来，回家做饭，这个时间她不敢耽误。吃完饭，丈夫需要补30分钟觉，闹钟会在下午1点40分响起，他随后出门。夫妻俩再见面，就是晚上11点以后了。

有时候，徐进芳想和丈夫多说几句话，聊聊学校里的事，但宋文武总是睡不够。算起来，他每两周休息不到一天。他在这个小区生活了15年，直到离世，5楼的邻居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这位邻居在院里开快递站，是和整个小区的居民打交道最多的人。

现在，总是缺觉的丈夫再也不会醒来了。徐进芳没机会再问他到底都在学校忙些什么。追悼会结束后，她整理丈夫的遗物，收拾书房里他的书本、教案、发表文章的样刊、获奖证书和历届学生的毕业照，忽然发现，丈夫的献血证书和奖章数量远远超出她的预估：我只知道他献血，不知道他献了这么多。从2002年起，宋文武至今累计献血36次，捐献总量1.32万毫升，曾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她又随手翻开一本2009年的校园刊物，在怀远一中2004届毕业生胡化林的文章里看到了丈夫的名字：高三那年，宋文武老师担任了我的班主任，每月资助我60元钱，放寒假那天已是腊月廿六了，上完最后一节课，宋老师把我喊到了他的办公室，亲切地把两大包年货交到了我的手上。这一年春节，我们一家终于吃上了肉。

2004年，是宋文武参加工作的第五年，也是他做父亲的第一年。儿子出生时大脑缺氧，被诊断为智力残疾，宋文武为他起名“宋”，寓意文武的宝贝。那时，一家人租住在平房里，徐进芳全心照顾孩子，偶尔做些零工，宋文武的工资是家里唯一稳定的收入来源，每月到手大约400多元。

资助学生的事，此后20多年来，宋文武从来没有跟徐进芳提过。与他关系甚密的前同事远望说，据他了解，宋文武这些年至少资助了二十几个学生。

几年前，徐进芳和丈夫曾在街上碰到一个已毕业的学生，在人群中远远地喊：宋爸！徐进芳觉得奇怪，她问过宋文武，但他没有正面解释。

直到整理丈夫遗物时，徐进芳心里的疑惑才有了答案。

老师不走

宋文武总能在学生身上发现与贫困有关的细节。

他曾写文章记录对一名学生的印象：我发现高三开学的大热天里，他从来就没有换过衣服，而他的那件衬衫，领子已经快要磨掉了，袖子上还有好几个破洞。

军训过后，一名女生依然穿着绿军裤和劳保鞋，宋文武觉得反常。花季少女应该是爱美的。宋文武找到她，得知她父母年迈，家庭经济困难，就开始资助她。为了顾及这个姑娘的自尊，他谎称是学校发了助学金。

宋文武每月的工资都交给妻子留作家用，手头能周转的钱就是班主任津贴和零星的稿费。徐进芳记得，有时跟他开玩笑说：说，你的私房钱藏在哪里？宋文武就会打马虎眼：我哪里有私房钱！

他在文章里坦白，在工资由别的银行代发之后，原来工资卡上的几千元成了他的私房钱，这张旧工资卡成了藏钱的地方。他把自己的饭卡拿给一个名叫胡化林的男生用，并用旧工资卡为他交学费、杂费。我骗他说，学校又退给了我，其实学校退还的只是学费这一项，我为此贴上了大半个月的工资。另有一个他教过

的学生，父亲生病急需手术，他发动捐款，存入这张旧工资卡，然后将卡带到医院，交给了那个学生。

宋文武的第一届学生张文学回忆，周末时，宋文武会叫上没有回老家的农村学生到他宿舍去，在那间简陋的瓦房里谈心，买菜做饭给他们吃，还会开开玩笑。那时候，张文学很少在学校里吃肉。

2005届学生许锐和宋文武有同样的辍学再读经历，宋文武在生活上对他格外关照，常常给他带早餐，还帮他租房子。许锐毕业后考入淮南师范学院，宋文武去淮南出差，拎着吃的去看他。毕业后，许锐回怀远县廖巷村当了一名教师。

宋文武曾在文章里袒露心声：我是农民出身，并且经历过外出打工的磨难，深切地了解农民生活的困苦，也更关注和像我一样从农村来的学生。我不想让他们像我当年那样因落榜而流落他乡，饱受欺凌，也不想让他们像我现在这样只是个小教书匠，微如尘埃。

2007届的学生常瑞知道，宋老师从小家境贫寒，小时候曾因营养不良险些丧命。高考落榜后，宋文武曾带着《四角号码新词典》南下扬州打工，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在皮毛厂晒生皮。他在文章中回忆这段经历：整天和臭烘烘、油腻腻的各种动物的皮张打交道。每次到镇上去一趟，街上的狗都追着我们乱叫。他还造过自行车车把，在打磨和抛光的车间里，到处都是粉尘，一到下班，连头发里都是飞沫的砂轮灰。但也是在那时，他结识了妻子徐进芳。

打了两年工，宋文武回高中复读，考入阜阳师范学院，学习汉语语言文学专业。常瑞记得宋文武曾说，有一位罗姓大学教授得了很多收藏的字画，资助了包括他在内的一批贫困学生。到了暑假，宋文武会去集镇上打化肥勤工俭学。

1999年，宋文武大学毕业，回母校怀远一中当了一名语文老师，把教书当作失落后的理想与精神寄托。此后，他曾报考过蚌埠市一家国有企业的文秘岗位，考了第一名。他将消息告诉学生，计划辞职。临走前，他批阅学生的周记，看到一名女生写下了一句话：宋老师，您真的要走吗？

多年后，宋文武在文章中回忆那个场景，能够看得出来，写周记的这页纸被液体打湿过，风干了之后，皱巴巴的。同样的液体从我的眼镜里一滴而出，滴在了周记上。我换掉手中的红笔，改用黑色水笔，郑重地写下4个字，并坚定地画上了句号：老师不走。

他们因此自豪了很久

宋文武胖胖的，爱吃。他自知没有清瘦的文人气质，眼睛虽小，却不近视，无法借助一副眼镜来衬托自己。除了腰围突出一点，没什么亮点。因此常常在学生面前以杀猪的自嘲。

带班20多年来，他在文章里不止一次表达过对早上来一碗牛肉汤配烧饼的渴望，但大多数时候，他只买3个干菜包子和一杯鸡蛋汤，带到办公室里囫圇吞下。

时间宽裕些的时候，他会吃一碗硬硬糯糯的干扣面加荷包蛋。这是他自封的“泥瓦匠”饮食，最扛饿。怕影响课堂环境，他从不吃蒜。

怀远一中的晚自习长达5个小时，宋文武常常因为答疑错过晚饭，就用泡面解决问题：整天泡在学校里，就像一碗严重超重而被泡腻了的方便面。去世前几天，他还吃了一碗老坛酸豆角面。

学生们总是带吃的给他，有时是烧饼夹里脊，有时是烤红薯。宋文武一一记下：理（9）班的常新奥、刘庆龙给我带过粽子；文（3）班的常熙给我带过鸭脖、鸭脖子；理（7）班的胡伟给我送来过桶面。

有个男生在周记里建议宋文武戒烟：在我的心目中，您和我的父亲一样，但是，我讨厌父亲抽烟。您能把烟戒了吗？宋文武照做了，近3年没有再抽，直到那个男生考上安徽大学。在学生读博期间，宋文武去安大参与高考阅卷，两人碰巧相遇。那晚，这孩子恭恭敬敬地给我点上烟点火，

一切尽在不言中。

宋文武曾帮助过的另一个学生，把家安在了厦门，得知宋老师带父母来厦门旅游，特意在海边请他吃饭。宋文武在文章中回忆，父母平生第一次品尝那么丰富的海鲜，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他们的儿子非官非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教师，却让他们受到了如此的礼遇与敬重，他们因此自豪了很久。

绝大多数时候，徐进芳只期待，丈夫能在午夜12点前回来。有时，她会多做一些晚饭，等他回来热一热，补上他空空的肚子。有时，宋文武会带回来一些小菜和鸭脖，把妻儿叫起来，一家三口在昏暗的夜里吃宵夜。

怕辜负他对我的信任和尊重

宋家刚帮忙操办堂哥的追悼会。他说宋文武平时沉默寡言，很少在兄弟间提起自己的事。他知道，堂哥在当地教育圈颇有名气，还曾逼他：你整天不讲话，怎么能教好书？但在学生的印象中，宋老师风趣幽默，在班里话很多。

2018届学生李子昂记得，宋老师不只是刻板地读课文、按着教纲分析，而是很注重课外知识。宋文武爱好写作，认为这是高中语文教师的基本能力与素养，教书不能只靠纸上谈兵。他创办校园刊物，研究篆刻，在课堂上旁征博引。高考时，李子昂的语文拿了120分，这是他在初中阶段从未奢望过的成绩。

宋文武还会在课堂上放电影，在怀远一中属于特例。一到课间，其他班的学生都围在窗户外面看。2015届学生何清源说自己那时想不通，为什么宋老师居然敢在0班放电影。0班是由全年级排名靠前的22名学生组建起来的拔高班，由宋文武担任班主任。

另一名学生常瑞觉得，宋文武是他见过最独特的老师。从前常瑞的成绩不好，受过老师对差生的冷落。但新班主任宋文武让他很意外：他给每个学生的关爱没有差别，真的是一视同仁。他也从不体罚学生。

常瑞觉得，宋文武是用一种奇妙的信任感约束学生。有一次他在课堂上打闹，任课老师将状告到了宋文武办公室，常瑞被叫了过去。宋文武只是跟他讲了些什么，不能影响其他同学的大道理，回来以后，常瑞就再也没有捣乱过。

他反思过，一样的道理，换一个老师讲，自己可能就听不进去。但对宋文武不一样。怕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和尊重。常瑞说，好像我们打成一片之后，形成了一种默契和共识。

他还记得，在班里，宋文武经常弯下腰拾粉笔头。讲台上的粉笔灰，他也不会吹向学生，而是用湿抹布轻轻地将其擦掉，由远及近，划拉到自己的面前。在常瑞眼里，他就像一个纯真豁达的侠客。

要尽我自己的努力，继承老师的品质。常瑞说，自己在宋文武的灵堂前默念这句话。

我以前觉得，宋老师会一辈子教书

很少有人了解宋文武的家庭状况，直到他离世后因资助学生被媒体报道。常瑞从前只是留意到，他的衣服就是那两三件来回换，袖口的颜色都褪了。宋文武曾在文章中提到过一双鞋：买了许久，经春历夏，眼看着就要入秋了，却还放在鞋盒里舍不得穿。因为参加会议，想稍微打扮一下，这才拿出来，洗了脚，换了袜，套上它们，去参加全县的高三表彰大会。

他总是骑一辆黄色的自行车。李子昂对此印象深刻，2018年，怀远一中骑自行车的老师已经是少数。在自家兄弟姊妹里，没有买车的宋文武也是少数。直到前年，他才换了一辆电瓶车。

2004年起，怀远县抽调怀远一中、怀远二中、怀远三中的优秀教师，组建怀远县一二三高考辅导班，甚至直接以语文名师宋文武的名字命名了一个班：文武班。

宋家刚知道他的名气，曾劝他私下开补课班，甚至在别的补课班挂一个名就有钱拿，宋文武拒绝了：我不上课的时候就在办公室，他（学生）如果需要就来，我给他点拨点拨，但是补课我不会干的。还有亲戚建议：以你的水平和知名度来我们苏州，不要上课，就给人补课，一年我保你收入100万元。宋文武回人4个字：追求不同。

后来，蚌埠一中、县宣传部、县教体局都向宋文武发出过邀约，他全部回绝。徐进芳没在这事上发表过意见，关键看他喜欢干嘛，他又舍不得学生，也不能硬逼着他走，得要开心。

我觉得他配得上老师这个称谓。何清源从宋文武身上看到，要忠于自己的职业。他正在复旦大学攻读高分子材料方向的博士，想尽量做些有用的东西出来，而不是只图发文章。他原本计划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去正式看望宋文武，只是这一面再也见不到了。

2022年年初，常瑞曾拜访过宋文武。他看起来过得很不宽裕，家里的桌椅就像15年前他的袖口一样，也是褪了色的。常瑞心里不好受。他瞥见宋文武的色子在卧室里，以为是他大学放假回来了，直到在宋文武的追悼会上才了解实情。

40岁的张文学也是在宋文武的灵堂前，才第一次见到老师的父亲。在此之前，他只是听闻这孩子有些小症状，没想到这样严重。多年来，宋文武很少对外人提及儿子的成绩。

宋文武去世当天，张文学就赶来见他最后一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跪下磕了三个头，以谢师恩。他说，是宋文武借给他第一本小说，在老师的引领下，他才正式开始读书。

直到现在，李子昂也不愿面对宋文武已经离开的事实，好像如果不想，老师就还在带他的文武班。我以前就觉得，宋老师会一辈子教书，然后退休。

追悼会当天，光是常瑞所在的那个班级，就送了20多个花圈。宋家刚记得，学生们跪成一排排地哭，前前后后水池不通。

宋文武家的邻居朱翠萍说：我们小区附近有个酒店，有一群学生放暑假回家来聚会，一出去酒店就喊宋爸！宋爸！我纳闷喊谁呢，一回头，看到东边来了个宋文武，学生过去就搂着他喊。朱翠萍感慨，你没养人家头，没养人家脚，你看看现在多少儿女？

不少学生表示，要凭能力给宋老师的妻儿一些关怀。据当地媒体报道，宋文武去世后，蚌埠市红十字会、蚌埠市中心血站、怀远县委书记、怀远县教体局都去宋文武家中慰问过，当地还承诺帮助解决徐进芳母子的工作问题。

对丈夫瞒了20多年的事，徐进芳最终给出的答案很理解。这个朴实、善良的劳动女性说，从做工贴补宋文武上大学起，就没奢求过富大贵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比不上不足，比下有余，够吃就行。有的小孩吃不上饭，他碰到了，你不叫他去做，他心里也不对劲，肯定要去帮忙家人的。

宋文武走后，新学期开学了。他没带完的那个班，教室第一排，课桌腿上还围着塑料布。一个女生说，冬天开关门会漏风，这是宋老师怕靠门的学生冷，特意做的防风围挡。

春节前的腊月廿四，结束期末阅卷的第二天，宋文武家的马桶坏了。他到街上找公厕，不幸突发脑溢血倒地。宋家刚接到派出所的电话时，宋文武已不省人事，在医院抢救了4天，最终离世。

就像他曾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我还是那个班，教室第一排，课桌腿上还围着塑料布。一个女生说，冬天开关门会漏风，这是宋老师怕靠门的学生冷，特意做的防风围挡。

（应受访者要求，何清源为化名）

□ 耿学清

在郑灵华手写的遗书中，她留下了一幅铅笔画：一个哭泣的小孩席地而坐，从脖颈到肚脐的胸前，4根明显加粗的线条矗立，扎成一道窄门，里面站着一个哭泣的小孩，扶着栏杆向外张望。

这可能是郑灵华生前最后的心理投射。2023年1月23日，兔年大年初二，郑灵华自我结束生命，卒年23岁。

她在遗书中说，内心创伤，由于吃药已经记不太清了。生前，她吃大量抗抑郁的药。在她尽力罗列的原因里，第一条就是网暴。

郑灵华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直接原因是她染了粉红色头发。

2022年7月13日，郑灵华收到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她赶到医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躺在病床上的爷爷。当她把祖孙俩的合影发在小红书平台后不久，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照片陆续被抖音平台的多个营销号、百家号平台上的一个认证博主盗用，随之在网络上扩散，因为她师范院校学生的身份，有网友针对她的粉红色的头发提出批评和谩骂。

尽管她在数天后向来自网络的恶意妥协，将头发染回黑色，但是网络暴力依然给她造成心理创伤，她发来的一份医疗诊断显示抑郁状态。

作为记者，我曾经报道过郑灵华遭遇网络暴力以及维权的经历。最初联系到她时，郑灵华不仅对营销号、自媒体充满敌意，并且对机构媒体也有些畏惧。她告诉我，一家媒体未经过她同意发布的报道恶化了事件的发展。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我很谨慎，一个受过网络暴力伤害的女孩，重新对媒体、对记者敞开心扉时，我必须保护并对得起这份信任。

整个采访有些琐碎，郑灵华一直把记忆追溯到童年，还讲了一直隐藏于她内心的许多事。在寻找报道配图时，她开心地挑选了多张粉色头发、黑色头发的照片，大多数是在图书馆、自习室学习的场景。

报道刊发后，她在朋友圈转发了这篇稿子。她在律师的帮助下发出了律师函，并打算起诉那些网暴者。我和郑灵华、公益代理律师金晓航一起建了3人微信群，以对维权进展保持沟通，群名叫作“反击网暴”。她告诉我，她很高兴又可以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学习上。

报道结束后，我与郑灵华成为好友。她经常向我征求一些在校期间和生活中的建议，例如加入社团、朋友间的琐事等。这几天，当她离世的消息在网络上流出，许多看过此前我那篇报道的朋友和媒体同行发来消息、致电，核实真假或是希望获得家属及知情人的联系方式跟进，也有人劝我写一点什么。

对于这些，我和金晓航不约而同地拒绝了她。当我提到郑灵华不希望媒体再介入的遗嘱时，很多机构媒体都表示理解。郑灵华出事后，金晓航协助家属处理了许多事，但对郑灵华的死，近一个月来，他一直对外守口如瓶。

郑灵华在遗书中明确提出不再希望过多地占用公共资源。但是，郑灵华去世的消息还是经报道后，在网络空间炸开了。她的亲友也不断接到来自陌生人和媒体的电话、信息，不堪其扰。

对郑灵华的离世，很多人在网上表达同情、激愤、不平，但又难以找到应该受到批判、为她的不幸负责的主体。

这也是我在采访中多次听过郑灵华表达的：遭遇网络暴力后，她不知道为何有那么多人污言秽语涌向她 and 爷爷的照片，像暗地里砸来的石块。她更不知道背后的那些手为何要将这些石块掷过来。

最终，郑灵华被这些乱石压垮了。

在采访中，我听过她聊过自己的家庭、求学、情感的点点滴滴，以及对未来的美好畅想。

郑灵华由爸爸、爷爷和奶奶抚养长大。她表示，在她成长的路上，爷爷是她最坚强的依靠。

她喜欢音乐，也非常刻苦，获得过许多专业上的荣誉和奖励。去年，她从浙江师范大学保送至华东师范大学读研。她希望在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一名小学音乐教师，她热爱音乐，喜爱和小朋友在一起。

她经常打工、兼职赚取一点家用，也用来交纳假期外语课和舞蹈课的学费。她在接受采访时抱怨，一所学校请她给学生培训合唱比赛，迟迟不肯结算本已压得很低的劳务费。

在她微信朋友圈、微博发布的照片和视频里，她总是灿烂地笑着、愉快地唱着。她与徒步中互相指路的陌生人成为好友，也与她在网络上理论过的网友成为朋友。

她以为，任何人都会用讲理、明白事理、理解真相。她跑到许多盗用她个人信息的账号底下留言、发送私信，希望对方删除盗用的照片、向她去世的爷爷道歉。但有些时候，对方并不理会，或是变本加厉。

我曾不止一次劝她不要一个面对那些逞一时口舌之快的网络流氓把维权事宜交给律师。她尝试过，但当打不开不同的社交账号时，看到涌来的网络侮辱，还是难以忍受，特别是提到她爷爷的内容，网络暴力并未因她主动维权、向平台投诉、亮明律师函、通过媒体呼吁、提起诉讼而终止，有些施暴者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对她攻击。

她在微博中提到，一个IP属地为浙江的网友，在郑灵华受到网络暴力一个月后，依然到发布律师函的微博下嘲讽，在经过举报封禁后，又更换小号 and 平台持续对郑灵华辱骂和骚扰。

维权中最难的是搜证、固证。由于是自诉，一切证据要靠她和律师搜集、固定。最初，她将15张微博截屏照片、165张百家号截屏照片以及1份刻录的抖音视频光盘加以公证，留作证据。后来，需要公证的证据越来越多。

郑灵华曾经问我，是否了解同样发生在杭州的女子取快递被造谣的案件，是如何从自诉转为公诉的。她希望自己的案子也能这样。

郑灵华最后一次联系我是在2022年9月28日，她向我咨询在校入党的事情。10月份以后，她没有再主动联系我。偶尔看到她朋友圈动态时，我感觉她的状态很好。在学校读书、上课、唱歌，似乎一切都在向好。

现在看，事实并非如此。从10月份起，她的抑郁症在加剧，诉讼维权也几乎陷入停滞。并且，她不得不离开学校去治疗。不能学习，让她看不到未来。她在遗书中说，我真的想好好读书，恢复社会功能。在她的遗书中，还附着一份返校申请。

郑灵华习惯在社交平台上每天打卡，比如坚持外语学习，比如维权进展，会在朋友圈记录。她朋友圈最后的打卡内容是2022年11月24日：抗抑住院Day1，笑容一定会回来的。

只是，这个打卡只坚持了一天。不到两个月后，她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关于后事，郑灵华生前说，她希望在葬礼现场播放《La Vie en Rose》这首歌。她希望她的朋友们都能来，一位好友来读她的生平。

她希望大家都不要伤心难过，如果大家曾经为大家带来过快乐，请延续下去。她希望能和爷爷埋在一起。她还希望，能有人帮帮她的爸爸，让他的生活更加斑斓，比如养一只小狗。她的遗憾是没有养到小猫。

经郑灵华家属同意，最后，我们将郑灵华公益代理律师的声明原文发布于此。我是网络暴力事件受害人郑灵华生前名誉权案件的代理人，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的金晓航律师。感谢广大媒体朋友和网友们对郑灵华同学的善意与关心。现回应大家的关心，我再次受郑灵华家属之托，沉痛地告知各位：郑同学已于2023年1月23日不幸离世。面对网络暴力，郑同学渺小而不屈，平凡而坚强。她生前曾表示，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事过多占用公共资源。今后除了国家有关部门依法介入的情况，郑同学的家属亦不想再提及此事。逝者已逝，希望各位尊重逝者本人意愿和家属意愿，还郑灵华的亲友以安宁。最后希望大家远离网络暴力，为网络暴力能得到彻底终止而呼吁。愿逝者安息，天堂没有网暴；生者坚强，人间自有真情。

那

走